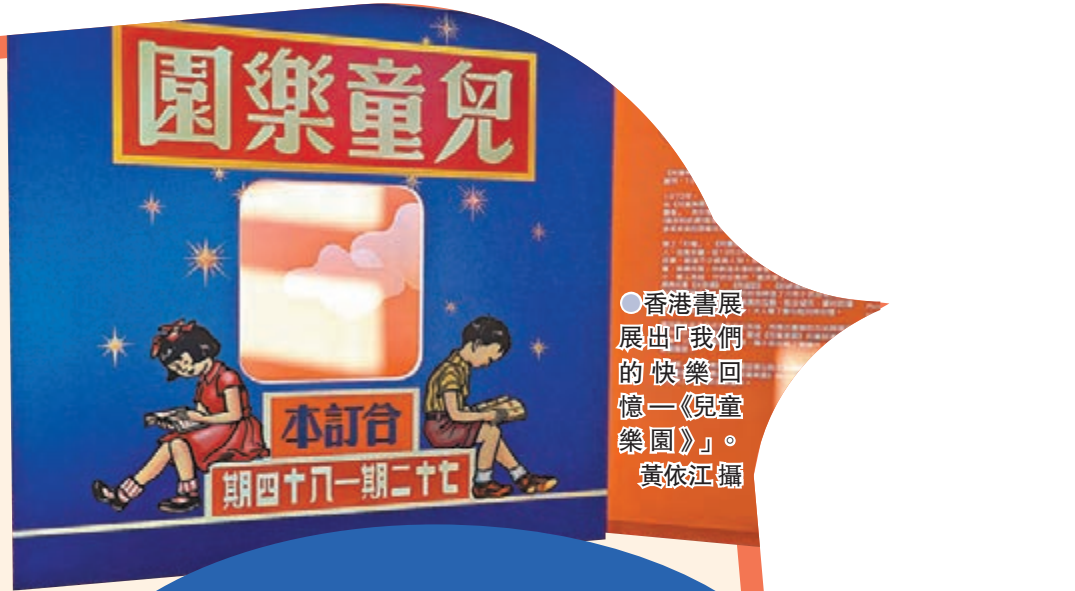


我們的「兒童樂園」



●《兒童樂園》70年代編輯室，（左起）郭禮明、張浚華、潘偉。



●70年代，羅冠樵（左）與李成法在《兒童樂園》編輯室中。



●張浚華 攝影：尉璋

香港書展正在舉辦「我們的快樂回憶——《兒童樂園》」特展。《兒童樂園》刊出於1953至1994年間，陪伴幾代香港人長大，其間的美與樂承載了無數人的回憶。《兒童樂園》的最後一任社長張浚華說，雜誌雖然停刊，但故事並未結束。「當年的讀者長大了，記得雜誌，回來找你，然後現在是讀者和你一起做。」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兒童樂園》繪本。黃依江攝



●《兒童樂園》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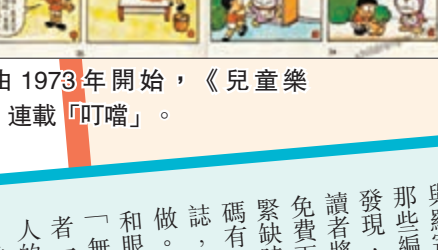
說起當年加入《兒童樂園》，張浚華說也很偶然。她20年代畢業於新亞書院哲學系，本來要去報紙工作，「後來聽人說去報社，採訪的新聞不是死人就是塌樓，乾脆選擇了平靜得多的出版業，加入友聯出版了平靜得多的《中國學生週報》，工作兩年，因人手短缺被調到《兒童樂園》。」

「開始的時候覺得新鮮，我們小時後哪有機會看這麼好的兒童讀物，又文又圖的。開始時不懂，給小孩子看文字不能太深，要輕鬆，要輕鬆，不要他樂於接受，像教科書一樣，是令多面手、歷史、名人、生活、文藝、多面手，什麼都能寫。到了後來，雜誌除了創辦人之、著名畫家羅冠樵原創的故事外，幾乎所有改編故事的文章都出自她筆下。」

「其實我是喜歡畫畫的，但是沒有什麼天分。沒天分，就去欣賞畫。我真的滿滿意意，這一生，欣賞了很多好的畫。」她笑說雖然偶然走上兒童雜誌這條路，但慢慢地興趣濃得不得了。「接觸了很多繪本、童話等，尤其是看到人家國外，特別是日本的畫，真的好。就這樣，我做了一輩子的畫。」

西方繪本變身連環圖

《兒童樂園》1953年創刊，第一任社長剛起白在旅順長大，精通日語，也熟悉日本的兒童教育和兒童刊物，早期的《兒童樂園》便主要以日本的《小學生》雜誌作參考。一人名為《小學生》雜誌作參考。一人名為《小學生》雜誌作參考。一人名為《小學生》雜誌作參考。



●由1973年開始，《兒童樂園》連載「叮嚀」。

「最早是去香港和香港圖書中心找材料，但是公司整天說要省錢，於是變成去圖書館兒童部。」

「笑，於是變成去圖書館兒童部。」

「笑，於是變成去圖書館兒童部。」

《叮嚀》大受歡迎，帶熱《兒童樂園》的銷量，後更刊印單行本。首本名為《叮嚀出世》，兩日開一萬本，全數售罄。後來電視台推出動畫，熱潮更是一發不可收拾。最熱時期，張浚華回憶道：「大家認得叮嚀，不認得叮嚀。」

熱潮更催生了漫畫書被引進內地。2000年，香港中文運動聯合委員會主辦一場講座，席間有人聊起《叮嚀》，當時來自廣州的主編黃慶雲聽後，把廣東話改成了普通話後在內地，把廣東話改成了普通話後在內地，把廣東話改成了普通話後在內地。

小叮嚀風靡香港

《叮嚀》引介的故事中，最威水的就是《叮嚀》。1973年，張浚華在《小學生》雜誌上看到漫畫《叮嚀》，覺得故事好得不得了，便開始在《兒童樂園》上刊載。名字完全是現抄現賣，「叮嚀」戴着一個嘴嚼嚼，這個名字又響，不如就叫「叮嚀」吧！」

雜誌每期刊登一個故事，選把原本黑白的漫畫改繪成彩色版。更有意思的是，出現了本土化的更改，例如某些故事中的日本服飾變成了本地兒童服裝，和室和布置變成了本地兒童故事中的「馬鞍山」出現在「張無忌」與「馬鞍山」出現在「張無忌」與「馬鞍山」出現在「張無忌」與「馬鞍山」。



●羅冠樵的「中國神話」系列



●雜誌中也有不少「小忌廉」式畫風故事。



●「播音台」欄目



●《兒童樂園》創刊號封面

最難忘懷的是人

講起在《兒童樂園》的日子，張浚華印象最深的是人手緊缺，「人家認為我們千萬馬的，其實背後就那幾個人頭。她筆名後，其實都是同一人，畫家就是羅冠樵。他的兩個徒弟李成法和郭禮明，後來羅冠樵退休後，又加入了潘偉、陳子通、李倫、李志豪、潘麗珊等人。」

「彩色半月刊，真是畫到人手都癩。」

她笑說，趕雜誌時印象最深就是催畫家稿。一其實很心痛，人家畫得好，需要時間，但沒辦法。於是只有拿羅冠樵開刀，他有身份，不容易發火。而且「擒賊先擒王」，我罵他，那些小的就不出聲，默默趕。羅冠樵說多幾次也生氣，有次被說不行了對我說：「我一生最想討好的兩個女人，一個是我太太，一個就是我，我當下就不好意思催了。」

「但其實我都知道你催到死，那麼趕。現在想起這些同事，還是很感動。」張浚華說，現在想起當年同行的人，懷念非常。

羅冠樵每天趕稿到深夜三點，可謂是嘔心瀝血。她到現在還記得當年雜誌10周年紀念，每場招待1000個讀者。羅冠樵宣佈一個圖，一幅圖居然畫了90多個腦袋，到一個手指放上去就能蓋住兩三個腦袋，但放大了看每個細節都不同。李成法本來不願意描畫別人的東西，後來因為喜歡原作，越來越有興趣，絞盡腦汁如何把原畫轉化到連環圖中，還有郭禮明，「高橋真琴那些大眼公仔的眼睫毛，只有他能描到。」



●邱健恩 受訪者提供

邱健恩：童趣、創意、傳統，《兒童樂園》都有了

邱健恩博士就是張浚華口中長大後對雜誌念念不忘，並且「神通廣大」的讀者之一。他所撰寫的《千面樂園》可說是市面上最全面解構《兒童樂園》出版史的著作，其中不僅全面收錄雜誌1006期封面，還對其內容及發展做了全面的鋪陳和評述。

「記得是7歲起開始看《兒童樂園》，很好看。以前買舊書容易，就去找回之前的舊刊來看。」邱健恩說，「我讀中文，最喜歡看的就是羅冠樵的歷史故事、神話故事，用今天的角度來看仍然很吸引。就算當時有其他書，也沒有一本像《兒童樂園》那樣。」

羅冠樵是《兒童樂園》的創辦人之及主編，是雜誌的靈魂人物。邱健恩說，從雜誌的變遷中最容易看到的就羅冠樵風格的轉變。「早期的雜誌，例如頭200來期，不論是故事還是美術，都比較以寫實為主，而到了後期，尤其是400至600來期，就比較朝向童趣的方面發展，由畫面來引起小朋友的興趣。」他舉例道，例如早期的人物多是五等身，頭身比一比五，實際小朋友的比例是三等身，才更顯得意，於是後來的《西遊記》故事就用這種風格來塑造。「早期的《兒童樂園》，小朋友是家長眼中的小朋友，後期的則是小朋友眼中的小朋友。早期的市場，來自家長看到雜誌，覺得對小朋友有幫助而買，是為了讓他吸取知識；到了後期，家長仍會買，但是因為小朋友喜歡看，這和『我想小朋友看』是很不同的。」邱健恩說。

羅冠樵對傳統文化的演繹亦賦予了雜誌不一樣的風格色彩，他原創圖文的中國神話故事、歷史故事等都非常受歡迎。「我們自己研究中國神話的人知道，中國神話是很麻煩的東西來的。但他夠膽畫，從盤古開天地，到女媧……他在整理神話上很有功力，很會串連故事。在中華文化的演繹上，以圖畫或者漫畫的形式來傳達，在香港來說他做了很重要的功夫。有些神話或者歷史其實是片段式的，他就加上一些故事，透過故事去給小朋友看，用簡單的方式來傳達。又比如《水滸傳》，怎麼給小朋友講潘金蓮和西門慶呢？他把整個脈絡梳理清楚，但是又避開了一些東西，如果不是對小朋友有充分的了解，並且有一種傳達傳統文化的渴望，是做不到的。」

1963年，張浚華加入《兒童樂園》成為執行編輯，與羅冠樵一起，二人幾乎負責了所有稿件的寫作。邱健恩慶幸雜誌找到這麼合適的撰稿人。「兒童最重要的潛移默化的教育，是語文。看《叮嚀》，會產生很大的幻想；看傳統神話故事，會見到很多中國文化的內涵；動物的故事又保留天真的想法。現在的兒童教育比較強制化，但《兒童樂園》以輕鬆的方式，童趣、創意與傳統，三方都有了。」

從早期對知識的培育，到對傳統文化鄉愁的聯繫，到後期當香港經濟起飛娛樂方式豐富混雜下仍提供良好正面的兒童娛樂，邱健恩說，《兒童樂園》對香港帶來的影響是潤物細無聲的。

●《千面樂園》